

记忆深处·

## 望春花里望新春

陈世宏

老家的村前有几棵望春花,它们站在我生命的年轮里,守候着我的一个个新年。

记忆中的春节,是从打糍粑磨豆腐开始的,也是从望春花的花骨朵里开始的。望春花树挺立在青山绿水之间,山不高,却旖旎有致,如半月从田野里冒出;田野虽然不宽,却能让这几棵树如一幅山水画贴在村前的画幕上,让人随时在春节期间慢慢欣赏。说是欣赏,其实是一种轻轻的喜欢和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的静好。

一直以为,望春花是被春节的气氛熏染开的。

进入腊月初开始,过年的气息已经在山乡里荡开。从晒腊肉到贴春联迎财神,人们的笑意有多长,年味就有多长。

小孩爱过年是因为有新衣服,有好吃的,可以到处拜年。对大人来说,一年忙到头,过年当然应该好好犒劳一下家人,腊肉也就成了过年的必备品。所以一进入腊月,家家户户都开始腌制腊肉。杀鸡宰鹅,洗净,腌好晒出来,挂在屋檐下,张扬得像一本本新年的宣传册。农家还有杀年猪的传统,人口多的家庭,都爱在春天里养一头小猪,平时喂稻糠麸子,或者野菜,很少喂饲料,这样的猪喂一年,到了年关,肥肉白腻,瘦肉厚实,炖一锅肉,香气隔一道山梁都能闻到。杀年猪的时候,扯猪腿的动作敏捷,拽猪尾巴的配合默契,院里新砌的开水锅里热气腾腾,请来的屠夫磨刀霍霍向猪羊,欢声笑语中透露着紧张和繁忙,也把年味衬托得笑意盈盈。猪肉萝卜炖粉条,猪下水煨鲜汤,请来的姑娘,帮忙的邻居,海碗里盛满情谊,酒杯里倒满欢乐,也把春节分成几个小乐章一个个品尝。猪肉切成条块,腌好晒好,腊肉便一天天丰盈了屋檐下的晾杆,日日生香的腊味微熏着村前的那几棵望春花的枝丫,也把过年的期盼在花芽里慢慢酝酿。

村里人在忙着晒腊肉,打糍粑,望春花呢,它们就站在村前,用白霜见证着村邻的忙碌,用雪花记录着人们的喜悦。它们也许更喜欢村里人打糍粑吧。我也喜欢蒸糯米时的香气,还有糯米在石臼里捣出来的特有的芳醇。那种气味,是可以沾在门框上好几天还能嗅出的沁人心脾。小时候,腊月二十前后,父亲头一天晚上就洗糯米,淘沙粒,然后放在大缸里泡一夜,再去借来饭甑,第二天早上和大哥一起去邻家抬来石臼,在院里挖个小坑安置好。厨房的大锅里放上饭甑,糯米倒进去,盖上罩头,上面铺上干净的白布,用木材烧水蒸一个多小时,再取下白布,拿开罩头,一股糯米的浓香一下子腾上去散开来,再殷殷地传遍村子,提醒帮忙的人要来打糍粑了。贪吃的看那蒸好的糯米,忍不住铲出半碗吃起来,那糯米一粒粒颗粒饱满,晶莹白皙,如珍珠似,让人口水生津。倒入石臼的糯米经过几根木杵的捣揉,很快变成绵软柔韧的面团。掀起一把这样冒着热气的糯面团,那种大快朵颐的美妙,是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到的。打好的糯面团放在桌子上,要趁热铺摊开,以便冷却变硬好切块。父亲和大哥一直是打糍粑的好手,什么时候火候够了,什么时候糍粑打好了,他们都轻车熟路,至于切成块,没有“技术含量”,就是孩子们的任务。

每年的糍粑,一直可以吃到端午,也把一个个年味,偎依着村前的望春花,旖旎得幸福绵长。

磨豆腐,炸圆子,也是春节前的必备内容,当这些事做完,也到除夕了。祭祖宗,吃年夜饭,望春花也微醺在浓浓的节日气氛里。望春花不像一般的树木那样先长叶再开花,它们是花朵满枝,然后叶片才小心翼翼地花瓣底下拱出来。望春花什么时候开始绽放的呢?一年年的春节,我都在岁月里欣喜地眺望悠长的时光,去感知花芽在树枝里的脉动,去想象花骨朵挤出树皮那一刻的芳香,去迎接一夜间花朵满枝的辉煌。也许是除夕夜星光满天的时候,也许是贴春联梅花绽放的时候,也可能是父亲在祭祀祖先时让我们儿孙磕头的时候,或者是儿时我们穿着新衣服跟在父亲身后去拜年的时候,也或者是我在春节那天一年年眺望西山的时候。反正,一次次眺望这些望春花树,它们都无声无息,可是不经意间,突然发现它们已经繁华灼灼了。那一刻的欢愉,是难以言传的,就如终于过年了,孩子们穿起新衣服出去放鞭炮的那份快乐。

每一年望春花绽放的时间都不同,有时候腊月里就春雷阵阵,望春花也会在过小年后就含苞待放,有时候是大年初几,还有几年是元宵节前后。一树树白花如白云朵朵,照亮天地之间,倒映碧水蓝天,映衬苍山白雪,澎湃热烈,孤美辉煌,把春节的喜悦渲染得诗意盎然。

望春花不仅是春节的氛围浸润出的,也是过年的鞭炮焰火催开的。记忆中每一年的春节,我躺在老家的床上,睡梦中都一次次被鞭炮声惊醒。黎明前的昏暗还笼罩着窗棂,无边的静谧吉祥从床边一直延展到层层叠叠的山峦,新春的向往从遥远的梦境一点点沁入心底,就在恍惚之间,村里的鞭炮声破空而来,一场场酣梦被掐成两段。紧接着,迎接新年的鞭炮声开始在村里、在山乡此起彼伏络绎不绝,给一个个残梦染上暖色。那么多年,父亲总会走上二楼,敲三下罄,点上三支香,再打开门,放一挂鞭炮。一个个新年,就在父亲的脚步声里拉开了序幕。望春花呢?它们也一定在黎明里听着春节的鞭炮声,在除夕夜映着一家家的团圆热闹,等着半夜十分“迎财神”的焰火催开满树繁花吧!农村老家一直有除夕夜“迎财神”的习俗。父亲和大哥还健在的时候,一直是迎财神的主角,他们先在日历上查清楚财神在哪一方,然后除夕夜里12点,在大门外的空地上,点上蜡烛,小案板上放好贡品,然后恭恭敬敬地叩头焚香,虔诚恭迎财神到家,礼毕,放花炮焰火。就在那一瞬间,一个个村子,整个山乡,鞭炮齐鸣,焰火璀璨了整个夜空,也给村前的望春花树画上了彩妆,披上了一件件节日的霓裳。也许就是在那个瞬间,望春花的花芽,开始迎着第一缕春风忍不住报春人间吧!

一年年的春节,一年年望春花开,我也一次次在花开花落里从孩童时光步入岁月深处。当下疫情期间,国家提倡外出工作的人就地过年,老家的望春花,春节应该提前开花了吧?愿每一朵花开,都是春节祝福新年憧憬,每一树绽放,都是山河无恙国泰民安!



你说我说·

## 话说日子

汤兴

在我上小学的时候,收音机和老师们就总是说到21世纪要如何如何,小时候总觉得21世纪就像让我找个女孩子结婚一样,真是太遥远了。可谁知,在不知不觉的上课读书、上班工作、吃饭睡觉中,2020年即将过去,21世纪也将在不经意间过去整整20个年头。看来,日子就是闪电,一闪即过,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还真是无可奈何。

老一辈们一生遇到的坎坷多,感慨也多,可新世纪对于我们这些上过几年学,容易冷眼看世界的学生娃们来说,除了觉得众多媒体争相炒作,制作泡沫热闹外,实在跟以前的年份过度没什么区别。公元纪年本来就是人们为了记事便利而制定的,有1就有2,有200就有2000,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有几万年了,这么一比,21世纪还有什么值得炫耀?不管是什么年份,人们都得过日子,都得去为自己和亲人的生计奔波操劳,21世纪的话题太大太长,现实一点说,还是想一想在未来的日子咱们能否过得更好。

外国人早已打着WTO的大旗来中国抢肉吃,虽然说有狼追着人们会跑得更快些,可腿脚慢的终久会被吃掉。所以,我还是希望我们的区域经济发展更快些,普通人的生活能改善得好些。同时,也衷心希望我们的许多企业能快速成长,加快发展,做细做实做精产业链,早日做强做大做优品牌,巩固中国的经济支柱地位,维护员工的生活水平。相信所有跟我一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的同胞都是这样想的。企业没有了活路,咱们员工就没有了生路,不管它是什么世纪还是什么年份,好好工作总是第一位的。

我们这一代人虽说没有父辈们辛苦,可担子也不轻。大学生滞销,知识飞速更新,就业压力空前加大,贸易战持续开打、物质需求无比高涨,想起现实生活中娶妻生子、买房子、养孩子,还有孩子上学深造,这日子简直就是个大泥潭。是男人,就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。所以,众多“武松”就要在这个套子里杀出一条血路来,大专的要升本、本科的要考研、有路子的要做生意、有天赋的要当官。累,成了男人们的本性,也成了成功男人的象征。

话说回来,女人们也不容易,她们既要千方百计保持娇柔的容颜博得丈夫的欢心,又要拉扯孩子没完没了地干家务;既要工作干得有声有色,又要提防小人尤其是那般“长舌妇”们说三道四,命苦,成了她们的口头禅。

新的一年,也许还是这样,让你重复着过去,又向往着未来。值此辞旧迎新之际,我衷心地希望社会进步、国家繁荣富强、企业兴旺发达,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蜜,越来越幸福。

## 名家金句

●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,而不只在于生存。

——亚里士多德

●人生如同故事。重要的并不在有多长,而是在有多好。

——塞涅卡

●如果你不能顺着直道正路做到不平凡。可千万别为了要不平凡而去走邪门歪道。

——狄更斯

●少而好学,如日出之阳;壮而好学,如日中之光;老而好学,如秉烛之明。

——刘向